



陸宣公奏議

四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326
4



文庫11  
D 326  
4

柳田泉之印

010190566779



葛氏評點陸宣公奏議卷四

桑原忱

較訂

○○○論裝延齡姦蠹書

臣聞君子小人用捨不茲國家否泰常必繇之君子  
道長小人道消於是上下交而萬物通此所以為泰  
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於是上下不交而萬物不通  
此所以為否也夫小人於蔽明害理如目之有昧耳  
之有充嘉穀之有蟲梁木之有蠹也昧離婁之目則  
天地四方之位不分矣充子野之耳則雷霆蠅黽之  
聲莫辨矣雖后稷之穡耒易長故而蟲傷其本則零  
瘁而不殖矣雖公輸之巧臺成九層而蠹空其中則

圯折而不支矣。是以古先聖哲之立言垂訓，必殷勤切至，以小人為戒者，豈將有意離而沮之哉？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博傷善之釁，深所以有國有家者，不得不去耳。其在周易則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在尚書則曰：除惡務本，去邪勿疑。在毛詩則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曾是培克歛怨，以為德盜言孔甘，亂是用餒，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在論語則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在春秋則曰：聚斂積實，不知紀極，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天下之人謂之四凶。在禮記則曰：小人

行險以徼倖，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使為國家而災害並至，雖有善人，無如之何。臣頃因讀書常憤此類，不圖聖代自覩斯人。戶部侍郎裴延齡者，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敗亂無耻，以聚斂為長策，以詭妄為嘉謀，以培克斂怨為匪躬，以靖譖服讒為盡節，總典籍之所惡，以為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為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伏惟陛下協放勳文思之德，而鑒其方鳩傷功體，仲尼天縱之明，而辨其順非堅偽，則天討斯得，聖化允孚，小往大來，孰不欣幸，跡其姦蠹，日長月

滋陰秘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今請粗舉數事。用明欺罔大端。悉非隱微。皆可覆驗。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為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願擇左右親信。兼與舉明公卿。據臣所言。閱實其事。倘延齡罪惡無狀。即臣之奏議是誣。宜申典刑。以制虛妄。俾四海法朝廷之理。兆人載陛下之明。得失之間。其體甚大。不當復有疑慮。使辨之不登。以竟失天下之望也。前歲秋首。班宏喪。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月之內。遽銜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貯別庫。以為羨賤。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

明恐誤

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既賴贏餘之資。稍弘心意之欲。興作浸廣。宜索漸多。延齡務實前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既是虛言。無以應命。供辨皆承嚴約。苟在及期。遂乃搜求市鄽。豪奪入獻。追捕夫匠。迫脅就功。以教索為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為稱。而不償其庸。都城之中。列肆為之晝閉。與役之所。百工比於幽囚。聚詛連群。遞訴盈路。持綱者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為言。時有致詰為言。翻謂黨邪。醜直。天子轂下。驚聲沸騰。四方觀瞻。何所取則。蕩心於上。斂怨於人。欺天陷君。遠邇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

總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財。太府攸職。凡是太府出納。皆稟度支支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按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絕姦欺。其出納之數。則每旬申聞。其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日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貫珠。財貨少多。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陷。公肆誣欺。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收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皆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即是羨餘。悉合移入雜庫。以供敕支用者。其時特宣進上。悉依所奏施行。

太府卿韋少華抗表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申奏。皆是見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姦計。兩司既相論執。理須辨鞠是非。臣等具以奏聞。請定三司詳覆。若左藏庫遺漏不謬。隱匿固合抵刑。如度支舉奏是虛。誣誑亦宜得罪。陛下既不許差。三司按問。又不令檢奏。辨明度支言太府隱漏至多。而少華所任如舊。太府論度支姦欺頗甚。而延齡見信不渝。枉直兩存。法度都弛。以在庫之物。為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為羨餘之費。罔上無畏。示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府庫用實貨財。物合入官。則納於其內。事合給用。則出

乎其中所納無非法之財。所出無不道之用。坦然明白。何曲何私。而延齡險猾售姦。詭譎求媚。遂於左藏之內。分建六庫之名。意在別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為家。國不足則取之於人。人不足乃資之於國。在國為官物。在人為私財。何謂贏餘。復須別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暴法以刻斂私財。捨此二途。其將焉取。陛下方務崇信。不加核裁。延齡既怙寵私。益復放肆。遂錄積久逋欠。妄云察獲姦賊。總計緡錢八百餘萬。聽其言則利益雖大。考其事則虛割自彰。或是水火漂焚。或緣旱澇傷敗。或因兵

亂散失。或遭寇賊斂數。或准法免徵。或經恩合放。或人戶逃逸。無處追尋。或綱典拘囚。不辨填納。或沒入店宅。歲久摧殘。或收獲舟船。年深破壞。類皆如此。難以殫論。在人者。竝無可科徵。屬官者。悉不任貨賣。但存名額。虛掛簿書。大抵錢穀之司。皆耻財物減少。所以相承積累。不肯滌除。每當計奏之時。常克應在之數。延齡苟稱察獲。遂請徵收。恢張利明。誘動天聽。貽誚侮於方岳。賈愁怨於烝黎。於茲累年。一無所得。其為疎妄。亦曰殆哉。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姦威既沮於四方。儉態復行於內。

存。繇是蹂躪官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為課績。取此適彼，遂踰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諸州輸送布帛，度支不務準平，抑置市人，賤通估價，計其所折，即更不徵。重困疲氓，展轉流弊，既彰忍害，且示不誠。及其支送邊州，用克和糴，則於本價之外，例增一倍有餘。布帛不殊貴賤，有異剝徵罔下。既以折估為名，抑配傷人，又以出估為利，事宜矛盾，交駭物情。窮邊縉夫，痛憤切於骨髓，下土編戶，冤叫徹於蒼旻。而延齡以冒取折估為公忠，苟得出估為賸利，所謂失人心而聚財賄，亦何異割支體以殉口腹哉。殊不悟支體

分披，口安能食，人心離析，財豈能存。此又罪之大者也。平原遠鎮，扼制蕃戎，五原要衝，控帶靈夏。芟夷榛蕪，翦逐豺狼，崎嶇繕完，功力纔畢，地猶賈絕，勢頗孤危。新集之兵，志猶未固，尤資贍恤，俾漸安居。頻教度支，令貯軍食，使當平涼，有一年之蓄。鹽州積半年之儲，循環轉輸，不得闕數。近者二鎮告急，俱稱絕糧。陛下召延齡，令赴中書，遣希顏宣旨質問。延齡確言饋餉不絕，儲蓄殊多。歲內以來，必無闕乏。希顏懼其推互，邀令草狀自陳。狀亦如言，畧無疑畏。陛下覽其所奏，翻謂軍吏不誠，遂遣中官馳往簡覆。道路無轉運

陸宣公奏議卷之四  
之跡軍城無旬日之儲。將卒嗷嗷，幾將不守。有如是之顛沛，有如是之欺謾。按驗既明，恩勞靡替。其為蠱媚曠代罕聞，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憲度，會府是司。位列諸郎，猶應辰象。任居六事，實代天工。內總轄於庶官，外敷化於列郡。舉措繫生靈之命，得失關理亂之源。為人軌儀，安可容易。未有大官弛縱而能使群吏服從，朝典凌遲而欲禁天下暴慢。是以天寶將季，楊國忠為吏部尚書，亟於私庭，詮集選士。果令逆孺得以為詞，史策書之，足為國耻。而延齡放情亂紀，又甚國忠。懈於風興，多闕會朝之禮。徇其鄙欲，大隳省

署之儀。徒曹郎於里閭，視公事於私第。盡室飲官厨之膳，填街持簿領之書。復有諸部參詞，四方申請，決遣資其判署，去就俟其指揮。延齡或聚客大誇，不令百事。或縱酒憑怒，莫敢入言。至有迫切而來，逾旬未省。輸納之後，累月不歸。資糧罄於滯淹，筋力困於朝集。晨趨夕散，千百為群。里中喧闐，常若闐闐。衢巷列屠沽之津，邑居成逆旅之津。離次慢官，虐人戮法。求之今古，鮮有其倫。此又罪之大者也。總領財賦，號為殷繁。自非識究變通，智權輕重，大不失體，細能析微。濟之以均平，蒞之以勤肅。近無滯事，遠無壅情。綱條



之下無亂繩。鑒照之內無隱匿。然後人不困而公用足。威不厲而姦吏懲。苟或未能。則非稱職。况延齡以素所僻戾之質。而加之以狂躁滿盈。既懵且驕。事何繇理。遂以國家大計。委於胥吏。未流當給者。無賄而不支。應徵者。受賕而縱免。紀綱大壞。貨賂公行。苟操利權。實竊邦柄。近者度支小吏。屢為府縣所繩。鞠其姦賊。無不狼籍。通結動連。於節將交私。匪止於苞苴。威福潛移。乃至於是。職司失序。固亦可知。此又罪之大者也。風教之大。禮讓為先。禮讓之行。朝廷為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群士之所楷模。觀而効焉。必有

甚者。是以朝廷好禮。則俗尚敬恭。朝廷尊讓。則時耻貪競。朝廷有失容之慢。則凌暴之弊播於人。朝廷有動色之爭。則攻鬪之禍流於下。聖王知其然也。故選建賢德。以為公卿。使人具瞻。不諭而化。昔周之方盛。多士盈朝。時靡有爭用能。俾乂。故其詩曰。慎爾出語。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又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群臣相與事上。敬而能和。言語動作。靡有不善也。周德既衰。小人在位。務相侵侮。以至危亾。故其詩曰。方懋爾惡。相爾矛矣。又曰。既之陰汝。及予來嚇。又曰。諒曰不可。覆背善罵。言小人得志。惡

怒是憑肆其褊心以相詬病也。陛下勤修儀式以靖四方，慎選廢官以貞百度。內選則股肱耳目，外選則垣翰藩維。濟濟師師，咸欽至化。庶相感率，馴致太和。而度支憑寵作威，持權縱暴。侵削軍鎮，擅闕資糧。將帥每使申論，延齡率加毀訾。或指誣隱盜，或謗訐陰私。或數其出處，攬權或億其心志。邪悖詞皆醜，媒事悉如諸匹夫。見凌猶或生患，况將帥素加委遇。多著勲庸，縱有踰分取求。但宜執理裁處，苟當其所。孰敢不從。豈可對彼偏裨，恣行侵辱。使其慚覲於麾下，憤耻於朝廷。惟口起羞，諒非細故。為國聚釁，實繇斯人。

而又虐害群司，幸其闕敗。蔑彼彝典，逞於兇懷。氣吞等夷，隸蓄郎吏。時有履道而不為屈撓，守官而莫肯繇從。遭其詆訶，事則尤劇。或辱兼祖父，或毀及家門。皆名教所不忍聞。序述所不堪紀。其為構陷，抑復多端。故示兇威，使人懾憚。人之狂險，乃至於斯。上虧大猷，下扇流俗。魚然禮義之府，鱗汚清明之朝。此又罪之大者也。度支舊管牛驢二千餘頭，車八百餘乘。循環載負，供饋邊軍。既有番遞之倫，又無科配之擾。延齡苟逞近効，不務遠圖。廢其緝修，減其芻秣。車破畜耗，略無孑遺。每須載運軍資，則令府縣差雇。或有率

承別旨須赴促期。遂於街市之間。虜奪公私雜畜。披猖頗甚。費損尤多。吏因生姦。人不堪命。所減者則奏以爲利。所費者則隱而不論。破實狗虛。多如此類。度支應給宮內及諸司使。勸藁薪灰等。除稅草之外。餘並市供。所用既多。恒須貯備。舊例每至秋獲之後。冬收之時。散開諸場。逐便和市。免廢高價。復資貧人公私之間。頗謂兼濟。延齡悉隳舊制。但飾姦情。旋計勸薪價錢。以爲節減。剩利及乎春夏之際。藁秸已單。霖潦之中。樵蕪不繼。軍廩輟莖。官厨待然。告闕頻煩於聖聰。徵催絡繹於省署。崎嶇求買。何暇計量。糜損官

錢。不啻累倍。聯蹙狼狽。率以爲常。此則睿鑒之所明知。物情之所深駭。事之外繆觸緒皆然。臣愚以謂若斯之法。不過歲費國家百萬緡錢。及事體非宜耳。其爲罪惡未足傾危。事之可憂不在於此。是以不復詳舉。以煩聽覽也。至如矯詔之態。誣罔之詞。遇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爲。自非狀跡尤彰。足致其禍者。又難以備陳也。延齡有詐僞亂邦之罪七。而重之以耗斲闕遺。愚智共知。士庶同情。以陛下英明鑒照。物無遁情。固非延齡所能蔽虧。而莫之辨也。或者聖旨以其甚招嫉怨。而謂之孤貞。可託腹心。以其

好進讒諛而謂之盡誠可寄耳目以其縱暴無畏而謂之強直可肅姦欺以其大言不疑而謂之智能可富財用將欲敗衆議而收其獨行假殊寵而冀其大成倘陛下誠有意乎在茲臣竊以為過矣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為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浸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夫以天下之心為心則我之好惡乃天下之好惡也是以惡者無繆好者不邪安在私托腹心以售其側媚也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則天下之聰明皆我之聰明也是以明無不鑒聽無不聽安在偏寄耳目

以招其蔽惑也夫布腹心而用耳目舜與紂俱用之矣舜之意務求己之過以與天下同欲而無所偏私繇是天下臣庶莫不歸心忠謹既聞玄德逾邁故虞書云臣作朕股肱耳目又云明四目達四聰言廣大也紂之意務求人之過以與天下違欲而溺於偏私繇是天下臣庶莫不離心險詖既行昏德彌熾故商書云崇信姦回大雅云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邪僻也與天下同欲者謂之聖帝與天下違欲者謂之獨夫其所以布腹心而任耳目之意不殊然於美德成敗若此相遠豈不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同

哉。太宗嘗問侍臣何者為明君，何者為暗主。魏徵對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又曰：秦之胡亥偏信趙高，肆其姦欺，卒至顛覆，徵之此說，理致甚明。簡冊備書，足為鑒戒。趙高指鹿為馬，愚弄厥君，歷代流傳，莫不痛憤。陛下每覽前史，詳考興亡，固亦切齒於斯人，傷心於其主。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而為無，指無而為有。陛下若不以時省察，得無使後代嗟誚又甚趙高者乎。斯愚臣所以焦慮疾懷，以陛下為過者，良有所切也。夫理天下者，以義為本，以利為末，以人為本，以財為末。本盛

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傾。自古及今，德義立而利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因以喪邦失位者，未之有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有德必有人，有人必有土，有土必有財，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蓋謂此也。自古及今，德義不立，而利用克克，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固位，亦未之有也。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無令侵削兆庶，以為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罰無赦。蓋為此也。殷紂以貪冒失人而亡，周武以散發得人而昌，則紂之多藏，適所以為害已者之

資耳。尚何賴於財賄哉。太宗亦云。務蓄積而不卹人。甚非國家之計。隋氏不道。聚斂無厭。所實洛口諸倉。率為李密所利。此則前代已行之明効。聖祖垂裕之格言。是而不懲。何以為理。陛下初膺寶曆。志翦群兇。師旅繁興。征求寢廣。推算侵剝。下無聊生。是以涇原叛徒。乘人怨咨。白晝犯闕。都邑眈戾。恬然不驚。反與賊衆相從。比肩而入。宮殿雖蚩蚩之性。靡所不為。然亦繇德澤未浹於人。而暴令驅迫。以至於是也。於時內府之積。尚如丘山。竟資兌渠。以餌貪卒。此時陛下躬睹之矣。是乃失人而聚貨。夫何利之有焉。車駕既

幸奉天。逆泚旋肆圍逼。一壘之內。萬衆所屯。窘如涸流。糜物空匱。嘗欲發一健步。出視賊軍。其人懇以苦寒為辭。跪奏乞一襦袴。陛下為之求覓不致。竟憫默而遣之。又嘗宮壺之中。服用有闕。聖旨方以戎事為急。不忍重煩於人。乃剝親王飾帶之金。賣以給直。是時從行將吏。赴難師徒。蒼黃奔馳。咸未冬服。漸屬凝沍。且無薪爇。飢凍內攻。矢石外迫。晝則荷戈奮迅。夜則映堞呻吟。凌風飈。冒霜霰。踰四旬。而衆無攜貳。卒能走强賊。全危城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耶。唯以不厚其身。不藏其訾。與衆庶同其憂患。與士伍

共其有無。乃能使捐軀命而扞衮。餒之不離凍之。不憾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効也。及乎重圍既解。諸道稍通。賦稅漸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宮外廡之下。復列瓊林大盈之司。未賞功勞。遽私賄玩。甚沮惟新之望。頗携死義之心。於是輿誦興譏。而軍士始怨矣。財聚人散。不其然歟。旋屬蟲賊內攻。翠華南狩。奉天所積財貨。悉復殲於亂軍。既遷岷梁。日不暇給。獨憑大順。遂復皇都。是知天子者。以得人為資。以蓄義為富人。苟歸附。何患蔑資。義苟修崇。何憂不富。豈在貯之內。

府方為已。有哉。故藏於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於境內者。諸侯之富也。藏於困倉篋匱者。農夫商賈之富也。奈何以天下之貴。海內之富。而猥行諸侯之棄德。蹙守農商之鄙業哉。陛下若謂厚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之取。既無成矣。若謂多積。可以為己。有則建中之積。又不在矣。若謂狗欲不足。傷理化。則建中之失。傷已甚矣。若謂斂怨不足。致危亡。則建中之亂。危亦至矣。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禍。成中興之功者。良以陛下有側身修勵之志。有罪已悔懼之詞。罷息誅求。敦尚節儉。溟發大號。與人更新。故靈祇嘉陛下之誠。臣

庶感陛下之意。釋憾迴慮。化危為安。陛下亦當為宗廟社稷。建不傾不拔之永圖。為子孫黎元。垂可久可久之休業。懲前事狗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言。豈更縱儉邪。復行刻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臣又竊慮陛下更推見納彼盜言。隨其姦計。以為搏噬擊攬。怨集有司。積聚豐盈。利歸君上。是又大繆所宜謹思。夫人主昏明。繫於所任。咎繇夔契之道。長而虞舜享濬哲之名。皇甫聚柁之孽。行而周厲嬰顛覆之禍。自古何嘗有人柄用而灾禍不及邦國者乎。譬猶糝兵以及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蓄蠱以殃物。天

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蓄之家。理有必然。不可不察。臣又竊慮陛下以延齡之進。獨出聖衷。延齡之言多順宸旨。今若以罪寘辟。則似為眾所擠。故欲保持用彰堅斷。若然者。陛下與人終始之意。則善矣。其於改過不吝。去邪勿疑之道。或未盡善焉。夫人之難知。著自淳古。試可乃已。載於典謨。陛下意其賢而任之。知其惡而棄之。此理之常。於何不可。倘陛下猶未知惡。但疑見擠。固有象恭挾詐之人。亦有黨邪害直之士。所資考覈。而絕欺誣。陛下以延齡為能。愚臣以延齡為罪。能必有跡。罪必有端。陛下何不明指其所



効之能以表忠賢。按驗其所論之罪，以致虛實與衆同辨。示人不私。若能跡有實而罪端無據，則是黨邪害直之驗也。陛下當繩其傷善以勵事君，罪端有微而能跡無實，是則象恭挾詐之驗也。陛下當糾其包禍以戒亂邦。如此則上之於下，釋嫌構之疑，下之於上，絕偏惑之議，使必忠邪莫辨，枉直莫分，薰蕕同藏，其臭終勝。此則小人道長之象也。實時運否，泰安危之所係。豈但有虧聖德，不利善人而已乎。陛下若以必與已同者為忠良，自我作者無改變。如此則上之所欲，莫不諂上之所失，莫不從。水火相濟，不為非。金

礪相須，不為是。耻過作非，不足刑。舍已從人，不足稱。惟意是行，則匡輔或幾乎息矣。匡輔息，則理不可致。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在於予之言而莫予違也。事關興亡，固不可忽。希旨順默，浸已成風。獎之使言，猶懼不既。若又沮抑，誰當貢誠。伏恐未亮斯言，請以一事為證。只如延齡凶妄，流布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賤品誼譁談議，億萬為徒。能以上言，其人幾。陛下誠令親信博採輿詞，參校比來所聞，足鑒人間情偽。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既極崇高，又承渥澤，豈不知觀時附會，足保舊恩。隨衆沈浮，免貽厚責。謝病

黜退獲知幾之名。黨姦苟容無見嫉之患。何急自若。獨當豺狼上違權情下餌讒口。良繇內顧庸昧一無所堪。夙蒙眷知。唯在誠直。綢繆帳辰一紀於茲。聖慈既以此見容。愚臣亦以此自負。從陛下可滯登播遷之艱。詭覩陛下致興復之艱難。至今追思。猶為心悸。所以畏覆車而駭懼。慮燬室而悲鳴。蓋情激於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因事陳執。雖已頻煩。天聽尚高。未垂諒察。輒申悃款。以極愚誠。憂深故語煩。懇迫故詞切。以微臣自固之謀。則過為陛下慮。患之計。則忠。稟軀奉君。非所敢避。沽名銜直。亦不忍為。願迴睿聰。為國

熟慮。社稷是賴。豈惟微臣不勝荷恩報德之誠。

帝得奏不悅。乃罷公宰相。竟至斥逐。嗚呼。唐運之不復也。宜矣。

○ ○ 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

夫國家之制賦稅也。必先導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什一焉。其所取也。量入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則不征。非土之所有。則不貢。謂之通法。歷代常行。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而五材之用為急。五材者。金、木、水、火、土也。水火不資於作為。金、木自產於山澤。唯土爰播植。非力不成。衣食之源。皆出於此。故可以免入功。

而定賦入者。唯布麻繒纈與百穀焉。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准。文立貨泉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繇於是。蓋御材之大柄。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為也。錢貨者。官之所為也。人之所為者。故賦稅取焉。官之所為者。故賦斂捨焉。此又事理著明者也。是以國朝著令。誓古作程。所取於人。不踰其分。租出穀。庸出絹。調雜出繒。纈布麻。非此族也。不在賦法。列聖遺典。粲然可徵。曷嘗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違任土之通方。竅算繒之末法。不誓事理。

不揆人功。但估資產為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成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且有徃所營。惟在耕織。人力之作為有限。物價之貴賤無常。而乃定稅計錢。折錢納物。是將有限之產。以奉無常之輸。納物賤。則供稅之所出漸多。多則人力不給。納物貴。則收稅之所入漸少。少則國用不充。公私二途。常不兼濟。以此為法。未之前聞。徃者初定兩稅之時。百姓納稅一疋。折錢二千二百文。大率萬錢為絹三

足價雖稍貴數則不多及乎頒給軍裝計數而不計價此所謂稅入少而國用不充者也近者百姓納絹一疋折錢一千五六百文大率萬錢為絹六疋價既轉賤數則漸加向之蠶織不殊而所輸尚欲過倍此所謂供給多而人力不給者也今欲不甚改法而粗救灾害者在乎納循典制而以時變損益之臣謂宜令所司勘會諸州府初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為布帛之數仍依庸調舊制各隨鄉土所宜某州某年定出稅布若干端某州某年定出稅絹若干疋其有絕綿

雜貨亦隨所出定名勿更計錢以為稅數如此則土有常制人有常輸衆皆知上令之不遷於是其心而專其業應出布麻者則務於紡績供綿絹者則事於蠶桑日作月營自然便習各修家技皆足供官無求人假手之勞無賤鬻貴買之費無暴徵急辦之弊無易常改求之煩物甚賤而人之所出不加物甚貴而官之所入不减是以家給而國足事均而法行此直稍循令與之舊規固非創制之可疑者也然蚩蚩之俗罕究事情好騁異端妄行沮議臣請假為問答以備討論陛下誠有意乎憐愍蒼生將務救恤但垂

聽覽必有可行議者若曰每歲經費所資大抵皆約錢數若今以布帛為額是令支計無憑答曰國初約法已來常賦率繇布帛踰二甲子制用不愆何獨當今則難支計且經費之大其流有三軍食一也軍衣二也內外官月俸及諸色資課三也軍衣固在於布帛軍食又取於地租其錢為數者獨月俸資課而已制祿惟不計錢故三代以食人衆寡為差兩漢以石數多少為秩蓋以錢者官府之權貨祿者吏屬之常資以常狗權則豐約之度不得恒於家以權為常則輕重之柄不得專於國故先王制祿以食而平貨以

錢然後國有權而家有節矣况今餽餉方廣倉儲未豐盡復古規或慮不足若但據群官月俸之等隨百役資課之資各依錢數少多折為布帛定數某官月給俸絹若干足某役月給資布若干端所給色目精粗有司明立條例便為恒制更不計錢物甚賤而官之所給不如物甚貴而私之所稟不減官私有准何利如之生人大端衣食為切有職田以供食有俸絹以供衣從事之家固足自給以茲制事誰曰不然夫然則國之用財多是布帛定以為賦復何所傷議者若曰吏祿軍裝雖頒布粟至於以時斂糴用權物價

重輕是必須錢於何取給。答曰：古之聖人所以取山澤之蘊材，作泉布之寶貨，國專其利而不與人共之者，蓋為此也。物賤繇乎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物貴繇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斂之，使重。是乃物之貴賤係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於官之盈縮。官失其守，反求於人，人不得鑄錢而限令供稅，是使貧者破產而假資於富有之室，富者蓄貨而竊行於輕重之權。下困齊人，上虧利柄。今之所病，諒在於斯。誠宜廣卽山殖貨之功，峻用銅為器之禁。苟制持得所，則錢不乏矣。有糶鹽以入其直，有推酒以

納其資。苟消息合宜，則錢可收矣。錢可收，固可以斂輕為重。錢不乏，固可以散重為輕。弛張在官，何所不可。慮無所給，是未知方。議者若曰：自定兩稅以來，恒使計錢納物，物價漸賤，所納漸多。出給之時，又增虛估，廣求羨利，以贍庫錢。歲計月支，猶患不足。今若定供布帛，出納以平軍國之資，無乃有關。答曰：自天寶以後，師旅數起，法度消亡。肅宗撥滔天之災，而急於功賞；先帝邁含垢之德，而緩於糾繩。繇是用頗殷繁，俗亦靡弊。公賦已重，別獻繼興。別獻既行，私賂競長。誅求刻剝，日長月滋。積累以至於大曆之間，所謂取

之極甚者也。今既總收極盛之數，定為兩稅矣。所定別獻之類，復在數外矣。間緣軍用不給，已嘗加徵矣。近屬折納價錢，則又多獲矣。比於大曆極甚之數，殆將再益其倍焉。復幸年穀屢豐，兵車少息，而用常不足。其故何哉？蓋以事逐情生，費從事廣，物有劑而用無節，夫安得不乏乎？苟能黜其情，約其用，非但可以布帛為稅，雖更減其稅亦可也。苟務逞其情，侈其用，非但行今重稅之不足，雖更加其稅亦不足也。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

量入為出則  
舊法之本  
而後之本量  
出為入也

之豐敗，繇天用物之多少。繇人，是以先王立程量，入為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量出為入，不恤所無。故魯哀公問：歲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以盍徹。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於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衛文公承滅國之餘，建新徙之業，革車不過三十乘，豈不甚殆哉？而能衣大布，冠大帛，約已率下，通商務，農卒以富強。見稱載籍。漢文帝接秦項積久傷夷之弊，繼高呂革創多事之時，家國虛殘，日不暇給，而能躬儉節用，靜事息人，服弋綈履革

陽明公奏議卷之四  
馬却駿馬而不御。罷露臺而不修。屢賜田租。以厚蒸  
庶。遂使戶口蕃息。百物阜殷。乃至鄉曲宴遊。乘此特  
者。不得赴會。子孫生長。或有積數十歲。不識市廛。御  
府之錢。貫朽而不可較。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國  
富於上。人安於下。生享遐福。沒垂令名。人到於今。稱  
其仁賢。可謂盛矣。太宗文皇帝收合叛蕩。再造寰區。  
武德年中。革車屢動。繼以災歉。人多流離。貞觀之初。  
薦屬霜旱。自關輔綿及三河之地。米價騰貴。斗易一  
緡。道路之間。餒殍相藉。太宗敦行儉約。撫養困窮。視  
人如傷。勞徠不倦。百姓有鬻男女者。出御府金帛贖

還其家。嚴禁貪殘。慎節徭賦。弛不急之用。省無事之  
官。黜損乘輿。斥出官女。太宗嘗有氣疾。百官以大內  
卑濕。請營一閣以居。尚憚煩勞。竟不之許。是以至誠  
上感。淳化下敷。四方太和。百穀連稔。貞觀八年以後。  
斗米四五錢。俗阜化行。人知義遜。行旅萬里。或不齎  
糧。故人到於今。談帝王之盛。則必先太宗之聖功。論  
理道之崇。則必慕貞觀之故事。此三君者。其經始。豈  
不艱窘哉。皆以蓄用愛人。竟獲豐福。是所謂能節。雖  
虛必盈之效也。秦始皇據崤函之固。藉雄富之業。專  
力農戰。廣收材豪。故能芟滅暴強。宰制天下。功成志



陸道公奏議卷之四  
滿自謂有泰山之安。貪欲熾然。以為六合莫予違也。於是發閭左之戍。徵大半之賦。進諫者謂之宜謗。恤隱者謂之收恩。故徵發未終。而宗社已泯。漢武帝遇時。運理平之會。承文景勤儉之積。內廣興作。外張甲兵。侈汰無窮。遂至殫竭。大搜財貨。算及舟車。遠近騷然。幾至顛覆。賴武帝英姿大度。付任以能。納諫無疑。改過不吝。下哀痛之詔。罷征伐之勞。封丞相為富民侯。以示休息。邦本搖而復定。帝祚危而再安。隋氏因周室平齊之資。府庫充實。開皇之際。理尚廉平。是時公私豐饒。議者以比漢之文景。煬帝嗣位。肆行驕奢。

竭耗生靈。不知止息。海內怨叛。以至於此。此三君者。其所蘊藉。豈不豐厚哉。此皆以縱欲殘人。竟致蹙喪。是所謂不節則雖盈必竭之效也。秦隋不悟而遂滅。漢武中悔而獲存。乃知懲與不懲。覺與不覺。其於得失相遠。復有存滅之殊。安可不思。安可不懼。今人窮日甚。國用歲加。不時節量。其勢必蹙。而議者但憂財利之不足。罔慮安危之不持。若然者。則太宗漢武之德。曷見稱。秦皇隋煬之敗。靡足戒。惟欲是逞。復何規哉。幸屬休明。將期致理。急聚斂而忽於勤恤。固非聖代之所宜言也。

唐初取民之制最簡尚有三代遺意故此篇只以略循故例為言

○○條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為課績夫欲施教化立度程必先域人使之地著古之王者設井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綴其恩猶懼其末也又教之族墳墓敬桑梓將以固人之意定人之居俾皆重遷然可為理厥後又督之以出鄉遊墮之禁糾之以版圖比閭之方雖訓導漸微而簡制猶密歷代因襲以為彝章其理也必謹於隄防其亂也必謾於經界斯道崇替與時興衰人主失之則不可

御寰區守長失之則不可釐群邑理人之要莫急於茲頃因兵興典制弛廢戶版之紀綱罔緝土斷之條約不明恣人浮沈莫克禁止縱之則湊集整之則驚離恒懷律心靡固本業是以賦稅不一教令不行長久者又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競誘姦畷以傾奪鄰境為智能以招萃逋逃為理化捨彼適此者既謂新收而獲者倏忽往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惟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歛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墮游服役則何異驅之轉徙教之澆訛此繇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

部之過也。及夫廉使奏課會府考功，但守常規，不替時變，其所以為長吏之能者，大約在於四科：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徵辦先期。此四者，誠吏職之所崇，然立法齊人，久無不弊。法之所沮，則人飭巧而苟避其網；法之所勸，則人興偽以曲附其文。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偽萌生，恒因沮勸而滋矣。夫課吏之法，所貴戶口增加者，豈不以撫字得所，人益阜蕃乎？今或詭情以誘其姦，浮苛法以析其親族，苟益戶數，務登賞條，所誘者將議薄征，已遽驚散，所析者不勝重稅，又漸流凶州。

縣破傷多起於此。長吏相効以為績，安忍莫懲，齊人相扇以成風，規避轉甚，不究實而務增戶口，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田野墾闢者，豈不以訓導有術，人皆樂業乎？今或牽率黎烝，播植荒廢，約以年限，免其地租，苟農夫不增而墾田欲廣，新畝雖闢，舊畝反蕪，人利免租，頗亦從令。年限纔滿，復為污萊，有益煩勞，無增稼穡，不度力而務闢田野，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稅錢長數者，豈不以既庶而富人可加賦乎？今或重困疲羸，力求附益，捶骨瀝髓，隳家取材，苟媚聚斂之司，以為仕進之路，不恤人而務長稅務，有如是之病焉。所

貴徵辨先期者。豈不以物力優贍。人皆樂輸乎。今或肆毒作威。殘人逞欲。事有常限。因而促之。不量時宜。惟尚強濟。絲不容織粟不暇舂。矧伊貧虛。能不奔迸。不怨物而務先徵。辨有如是之病焉。然則引入逋逃。蹙入艱窘。惟茲四病。亦有助焉。此繇考核不切。事情而泛循舊轍之過也。且夫戶口增加。田野墾闢。稅錢長數。徵辨先期。若不以實事驗之。則真偽莫得而辨。將驗之以實。則賦稅須加。所加既出於人。固有受其損者。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數有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倘國家所設考課之

法。必欲崇於聚斂。則如斯可矣。將有意乎富俗而務理。豈不刺謬歟。當今之要在於厚人而薄財。損上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則少損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厚矣。財必贍焉。則整薄者。所以成永厚也。臣愚謂宜中命有司。詳定考績。徃貴於加者。今務於減焉。假如一州之中。所稅舊有定額。凡管幾許百姓。復作幾等差科。每等有若干戶人。每戶出若干稅物。各令條舉都數。年別一申使司。使司詳覆有憑。然後錄報戶部。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均減。率計減數多少。以為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

通比較每戶十分減三分者為上課十分減二分者次焉十分減一分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較殿罰法亦如之其百姓所出田租額納則各以去年應輸之數便為定額每歲據額徵納更不勸責簡巡增闢者勿益其租廢耕者不降其數足以誘導墾植且免妨奪農功事簡體弘人必悅勸每至定戶之際但據雜產較量田既自有恒租不宜更入兩稅如此則吏無苟且俗變澆淳不督課而人自樂耕不防閑而衆皆安土斯亦當今富人固本之要術在陛下舉而行之

○苦心經畫惻怛溢於言外葛

○條論徵稅期限迫促

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入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入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遂人所營。卹人所乏。借必以度。斂必以時。有度則忘勞。得時則易給。是以官事無關。人力不殫。公私相全。上下交愛。古之得衆者。其率用此歟。法制或虧。本末倒置。但務取入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獨徭賦繁多。實無蠲貸。至於徵收迫促。亦不矜量。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

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繫遲速之間不過月旬之異一寬稅限歲歲相承遲無所妨速不為益何急敦逼重傷疲人頃緣定稅之初期約未甚詳衷旋屬征役多故復令先限量徵近雖優延尚未均濟望委轉運使與諸道觀察使商議更詳定徵稅期限聞奏各隨當土風俗所便時候所宜務於紓人俾得辦集所謂惠而不費者則此類也

○牧民者不可不知

○條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餓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爨而食之哉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於歉乏之外設備於灾沴之前是以年雖大殺衆不惟懼夫水旱為敗堯湯被之矣陰陽相寇聖何禦哉所貴堯湯之盛者在於遭患能濟耳凡厥哲后皆謹循之故王制記虞夏殷周四代之法乃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周官司徒之屬亦云掌鄉里之委積以恤艱阨縣鄙之委積以待凶荒王制既衰雜以權術魏用平糶之法漢置常平之倉利兼公私頗亦為便隋氏立制始

創社倉。然於開皇。人不饑饉。貞觀初。戴胄建積穀備  
災之議。太宗悅焉。因命有司詳立條制。所在貯粟。辦  
為義倉。豐則斂藏。歉則散給。歷高宗之代。五六十載。  
人賴其資。國步中艱。斯制亦弛。開元之際。漸復修崇。  
是知儲積備災。聖王之急務也。語曰。百姓足。君孰與  
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君養人以成國。人戴  
君以成生。上下相成。事如一體。然則古稱九年。六年  
之畜者。蓋率土臣庶通為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廩。不  
及編氓。記所謂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良以此也。  
後代失典籍。備慮之旨。忘先王子愛之心。所蓄糧儲。

惟計稟積。大疏厭人之食。而不知斂溝壑。委人之骨。  
而不能恤。亂興於下。禍延於上。雖有公粟。豈得而食  
諸。故立國而不先養人。國固不立矣。養人而不先足  
食。人固不養矣。足食而不先備災。食固不足矣。為官  
而備者。人必不贍。為久而備者。官必不窮。是故論德  
昏明。在乎所務。本末。務本則其末自遂。務末則其本  
兼亾。國本於人。安得不務。頃以寇戎為梗。師旅亟興。  
患恤之方。多所未暇。每遇陰陽愆候。年不順成。官司  
所儲。祇給軍食。支計苟有所闕。猶須更取於人。人之  
凶荒。豈遑賑救。人小之則求取息利。人大之則賣鬻。

田廬幸逢有年，纔償逋債，歛獲始畢，糶糧已空，執契擔囊，行復貸假，好重好計息，相食知每不充，倘遇薦饑，遂至顛沛，室家相棄，骨肉分離，乞為奴僕，猶莫之售，或行丐壘里，或縊死道塗，天灾流行，四方代有，率計被其害者，每歲常不下一二十州，以陛下為人父母之心，若垂省憂，固足傷惻，幸有可救之道焉，可捨而不念哉。今賦役已繁，人力已竭，窮歲汲汲，永無贏餘，課之聚糧，終不能致，將樹儲蓄根本，必藉官司助成，陛下誠能為人備灾，過聽愚計，不害經費，可垂永圖，近者自司奏請稅茶，歲得五十萬貫，元敕令貯戶部，用救

百姓凶饑，今以儲糧，適副前旨，望令轉運使總計諸道戶口多少，每年所得稅茶錢，使均融分配，各令當道巡院主掌，每至穀麥熟時，即與觀察使計會，散就管內州縣和糶，便於當處置倉收納，每州令祿事參軍專知，仍定觀察判官一人，與和糶巡院官同管，當亦以義倉為名，除賑給百姓已外，一切不得貸便支用，如時當大稔，事至傷農，則優與價錢，廣其糶數，穀若稍貴，糶亦便停，所糶少多，與年上下，准平糶價，恒使得中，每遇灾荒，即以賑給，小歉則隨事借貸，大饑則錄奏分頒，許從便宜，務使周濟，循環歛散，遂以為



常如此則蓄財息債者不能耗吾人聚穀事災者無以俸大。利。富不至侈。貧不至饑。農不至傷。糴不至貴。一舉事而衆美具。可不務乎。俟人小休。漸勸私積。平糴之法。斯在。社倉之制。兼行。不出十年之中。必盈三歲之蓄。弘長不已。升平可期。使聖代黎人。永無餒乏。此堯湯所以見稱於千古也。願陛下遵之。慕之。繼之。齊之。苟能存誠。蔑有不至。

義倉之法。誠萬世良策也。嗚呼。法則良矣。安得良吏。盡心無私。以奉行之。故曰。富國在於足。民足百民在乎良吏。

○條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國之紀綱在於制度。士農工商各有所司。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才力。厲廉隅。是古今之所同。不可得而變革者也。代理則其道存。而不犯代。亂則其制委。而不行。其道存。則貴賤有章。豐殺有度。車服田宅。莫敢僭偷。雖積貨財。無取施設。是以咸安其分。罕循貪求。藏不偏多。故物不偏罄。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窮。聖人能使禮遜興行。而財用均足。則此道也。其制委。則法度不守。教化不從。惟貨是崇。惟力是聘。貨力苟備。無欲不成。租販兼并。下錮齊人。

之業奉養豐麗上侔王者之尊戶蓄群黎隸役同輩  
既濟嗜慾不虞憲章肆其貪婪曷有紀極天下之物  
有限富室之積無涯食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  
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傾千家之產則千家之業  
不得不空舉類推之則海內空乏之流亦已多矣故  
前代致有風俗訛靡毗庶困窮繇此弊也今茲之弊  
則又甚焉夫物之不可以掩藏而易以閱視者莫著  
乎田宅臣請又措其宅而勿議且舉占田一事以言  
之古先哲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夫蓋以一  
夫受田不得過於百畝也欲使人無廢業田無曠耕

人力田疇二者適足是以貧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  
奢淫法立事均斯謂制度今制度紊弛疆理壞隳恣  
人貪噬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  
地依記強豪以為私屬貸其種食貸其田廬終年服  
勞無日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  
稅貧富懸絕乃至於斯厚歛促徵皆甚公賦今京畿  
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  
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  
倍於官稅也夫以土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  
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私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猶人

昭和四十二年三月八日  
此夜無風靜寂稍寒

安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風俗安得不貪。財貨安得不壅。昔之為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謹經界。豈虛設哉。斯道浸亡。為日已久。頓欲修整。行之實難。革弊化人。事當有漸。望令百官集議。參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約為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能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舍也。

快論亦公論 葛

葛氏評點陸宣公奏議卷四大尾

群玉堂藏書目 浪華書林 心齋稿筋 博勞町角 岡田茂兵衛

方正學文粹	全四冊	陳白沙文粹	全三冊
王陽明文粹	全四冊	劉誠意文粹	全四冊
王遵巖文粹	全五冊	陸象山文粹	全三冊
唐荆川文粹	全四冊	謝疊山文粹	全四冊
宋學士文粹	全三冊	孫忠靖公文粹	全三冊
歸震川文粹	全五冊	魏叔子文粹	全六冊
朱竹垞文粹	全六冊	王堯峰文粹	全二冊
劉戡山文粹	全二冊	隨園文粹	全五冊
蘇東坡文粹	未刻	陳龍川集要	全六冊

群玉堂藏書目

王學提綱

王陽明著  
安藝吉邨訓點

全二冊 王心齋全集

全二冊

儒門語要

清倪元坦著  
安藝吉邨訓點

全三冊 壯悔堂文集

全十冊

吳康齋日錄

全一冊 蘇東坡小品

全四冊

蘇黃題跋

東坡題跋  
山谷題跋

全四冊 竹雲題跋 王翁林著 全四冊

明史三傳 全六冊

此編明末之忠臣孝子列女三列傳ヨリ、抽キ出シタルモノナリ、但シ明末  
本朝ノ永祿慶長之際ニ相當スルガ故ニ、豐太閤ト朝鮮ノ役アリテ、度々彼明人ト

相ニ接戦スル比ナ、東岳皆十戰半ニ疲タテ、英雄豪傑、雲集霧湧スル好機會モ其ト此ト時ニアル世  
ノ輩有テ、能ク此等ノ書ヲ熟讀シ、中心ニ感發セ、亦多ク忠孝ノ二字ヲ取リ、失ハガラナク、

二臣傳 全八冊

此ノ書ハ、明末ノ臣下タルモノ、或ハ清人ニ降附メ、奴顏婢膝ヲ愧ヂス  
皆ナリ、特ニ其ノ爵祿ノ榮達ヲ貪リ、君ヲ欺キ、國ヲ賣リ、竟ニ誅戮セラレ

或ハ流竄ニ處セラルモノヲ、逐一ニ載セタリ、亦タ一世ノ龜鑑ト成スベキモノナレバ、四方ノ  
諸君子モ若シ能ク電覽ヲ給ハ、其胸襟モ岷爽トシ、襟志モ水滸セン、

七經劄記 全三冊

周易尚書詩經左傳孝經  
論語孟子首卷總目附

皇清經解一斑

岡田燿言校點

全六冊

原本二十四百卷ヲ撰採シテ此編トス其精確  
ナルヲ古今解經ノ翹楚ト云ヘキ書ナリ

和漢西洋書籍賣捌處

大阪心齋橋博勞町角

群玉堂河内屋 岡田茂兵衛

